

尚湖,不只是一个名字

□吴彦霖

冬季早已降临,尽管北方已经积起了厚厚的雪,但是江南依然是一片草长莺飞之景。

“多雨”其实才是江南冬季的关键词。在告别了数周细雨绵绵之后,这里终于迎来了阳光灿烂。在江南这个鱼米之乡,要选一个可以游山玩水的好地方,常熟一定是个好选择。

虞山,横卧于常熟西北,北濒长江,南临尚湖,因商周之际江南先祖虞仲(即仲雍)死后葬于此而得名。虞山东南麓伸入古城,故有“十里青山半入城”的美誉。在常熟城区,远远望去就能看到隐隐约约的青山,峰峦连绵起伏,如同一头卧着的牛,因此虞山又被称为卧牛山。在虞山的南面有一个湖,名为

尚湖。尚湖挨着虞山,正是一派山清水秀的风光,如果不是偶尔飘来的阵阵冷风,我早已忘记这是冬季。

常熟人很爱喝茶。在虞山脚下,茶馆一个接着一个。这里的茶馆可不是装修考究的咖啡馆,里面放着音乐,售卖着各种洋名字的咖啡。这里的茶馆仅仅是搭着的篷子,篷子下面是一张张小方桌,每桌上摆着一个保温瓶,几堆花生和瓜子,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一起聊天、听戏。甚至没有人打牌,整个山脚围绕着茶水的清香。

与虞山毗邻的尚湖也是如此。当地的人们绕湖一圈走累了就到湖边的茶馆叫一壶茶,拎着老旧的保温瓶,握着被时间磨得掉了花色的杯子,一伙人围着方桌嚼着的瓜子和花

生,津津有味地聊着家长里短。

尚湖的另一边人烟稀少,却有着另一番风景。稀稀落落的小路。路边的生态环境充满了原始的味道,你可以看到水杉树林里突然一跃而起的鸟群,不一会儿会有羽毛掉在你的脚边;你可以看到两张蜕去的蛇皮,可能新鲜劲儿还没过去,鸡皮疙瘩就起来了;你可以看到耕田的老人,在这个不是播种的季节种了一些说不上名字的菜,旁边一块棉花地的枝干枯成了土色,提醒这儿的人们,现在真的是冬天……

除了一排排笔直站立的水杉,枫树也是值得一提的美景。随处可见的枫树点缀,虽不是雄伟的枫林大道,却有着万绿

从中一点红的小家碧玉之感。

哪怕是一条不知名的小河仿佛都让时间在此处停留。这里的风会停,云不再飘,湖面静止,树枝不再摇曳。而我也停住脚步舍不得往前走。小河呈现出镜子般的宁静,倒映出带颜色的水杉树丛。周围有星星点点的人群为这凝固般的景色拍照,嘈杂声唤起了水面一圈圈涟漪,一圈圈散开,一圈圈又归于平静。我倚着一棵老树竟看得出神,忽然一下缓过神来,脚边的落叶已经落了一地。

我安静地离开,没有一声招呼,也不留下一个脚印。哪怕我流连忘返,也不打破这些宁静。如果说还有遗憾,那也只是遗憾时间走得太快。但是我想,也许会在夜深人静、万籁俱寂的时候,它会回到我的枕边。

猫

□刘中驰

冬日傍晚回到家,窝在沙发上不愿动弹。一只猫咪眯着眼温暖地卧在大腿上,温馨静谧。都说孤独者养猫,其实孤独中蕴含的是力量,而猫,以它独有的静谧去了解那个能和它沟通的人。

宫崎骏是爱猫的,他的电影中,处处都有猫的身影。其中有一部《猫的报恩》,更是以猫为主角,故事淋漓尽致,引人入胜。《龙猫》是宫崎骏的代表作之一,这只善良与人性化的猫,不知赚取了我多少的眼泪与感动。冰心说猫是一等公民,猫在她家是无所不上的,茶几上、书桌上、床上,全都遍及着猫的梅花脚印。

儿时,家里养一花猫,冬日寒雪纷飞,花猫会提前钻入我的被窝,火球般为我取暖。等我

上床后,它便喵喵呜呜地轻轻躲入我的怀抱,驱走冬日的一身寒气。

冬日下班回家,煮一碗面,加一个鸡蛋,几棵青菜,一把葱花,胃就满足得服服帖帖,浑身热气腾腾。猫依偎在我的脚边,不急不躁,不声不响,就这么仰面安静地看着我。

冬日,一户人家,老人躺在竹椅上晒太阳,怀中躺着一只猫,眯着眼睛睡。猫的毛色纯净光亮,有点耀眼的明亮,老人粗糙的手在猫身上来回摩挲着。院中暖阳,膝上有猫,最美不过。

丰子恺晚年尤爱养猫,丰盛、妙曼,妙趣横生。周作人惦念着猫,看到猫走路,心旌荡漾。在我看来,贾平凹更像只老猫,敏锐,妖气重,他的文章狡猾又妩媚着,令人欲罢不能。猫,如此妖媚,如此动人。

一个毕业生的2016

□杨志

2016年是我毕业第一年。3月,学校开课。当我走进宿舍时,发现睡在上铺的室友张已经离校前往昆山。还有李和朋也都谋了一份工作。只剩下考村官的王与无所事事的。我仍然穿梭在宿舍与图书馆之间,埋头看书。渐渐地,整层宿舍楼越来越空。辅导员在QQ群里催交就业协议书时,我开始焦虑、失落和彷徨。

4月,我进入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从事业务员的工作。一个多月以后,我没有卖出一件产品。经理找我谈话,讲得很含蓄。人生的第一份工作,容易得到,却难坚持。我拿着1260元工资,给父母打了个电话,谎称是1800元。我只是不想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担心。

7月12日,倾盆大雨瓢泼而下。这天,我拿到了毕业证书,与同学一起推着借来的三轮车,踏着泥泞的小路,将行李拖到学

校后面的城中村。最炎热的两个月,我蜗居在一家民房的二楼。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二手桌子,电风扇还是在楼下废品站淘的,花了15元钱。

新生开学之际,我终于找到了第二份工作——DM杂志的编辑,工资1600元,实习期一个月。我住在西二环外的城中村,可工作地点却在南二环外的写字楼中,每天得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去上班。本想等转正后,就在公司附近租房。但实习期刚结束,人事经理就找我谈话……

再次失业后,我逛人才市场,浏览网上招聘,一天不落地投着简历。11月初,一家网络公司给我打电话,第二天面试,第三天上班。对于这份工作,我尽心尽职。

转眼岁末,回想着我的2016年,酸甜苦辣,五味杂陈。夜深人静时,我轻轻告诉自己:只要心怀梦想,不懈追求,一切都会有的。

微观

○○○

鸡蛋

白丁

我喜欢吃炒鸡蛋,辣椒炒鸡蛋、西红柿炒鸡蛋、韭菜炒鸡蛋、丝瓜炒鸡蛋、蘑菇炒鸡蛋……百吃不厌。中国人很讲究排名顺序,一般说来,名字排在前面的为主,名字排在后面的为辅。照这样看来,鸡蛋在这些菜里显然只是配角。虽是配角,却依旧光彩夺目。无论是和强势的韭菜、辣椒配合,还是和低调的丝瓜、蘑菇配合,总是浑然一体,相得益彰。比如韭菜炒鸡蛋,鸡蛋的鲜美大大削弱了韭菜的辛辣,而且两者的鲜美一混合就更加可口;再比如丝瓜炒鸡蛋,鸡蛋把丝瓜那淡淡的甜香浓缩了、提升了,菜的味道就更加鲜美了。至于中性的西红柿就更不必说了。我们最爱的孟非孟爷爷就说,西红柿炒鸡蛋是最好做的菜,做得好也好吃不到哪里去,做的差也难吃不到哪里去。

善于吸收、长于融合、乐于奉献,是一种优秀的品行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鸡蛋的品行也是顶呱呱呢。

冬至吃什么

钟楠

冬至节,找了个借口去学校门口的饭店聚餐。点主食的时候,大家产生了分歧。有人说要吃汤圆,有人说要吃饺子,有人说要吃馄饨,有人说要吃年糕,还有人说,别吃主食了,冬至就该喝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……互不想让,都说是自己家乡的风俗,都说自己家乡的风俗才最正宗。有的同学还打电话请爹娘作证,力证自己说的绝对正宗。争论到最后,大家决定,本着民主的精神,每一样都点。

服务员是个小姑娘,看我们热热闹闹吵半天,然后笑眯眯地说:“饺子没有,汤圆没有,年糕没有,馄饨没有,羊肉汤也没有。”我们顿时安静了。然后心平气和点了米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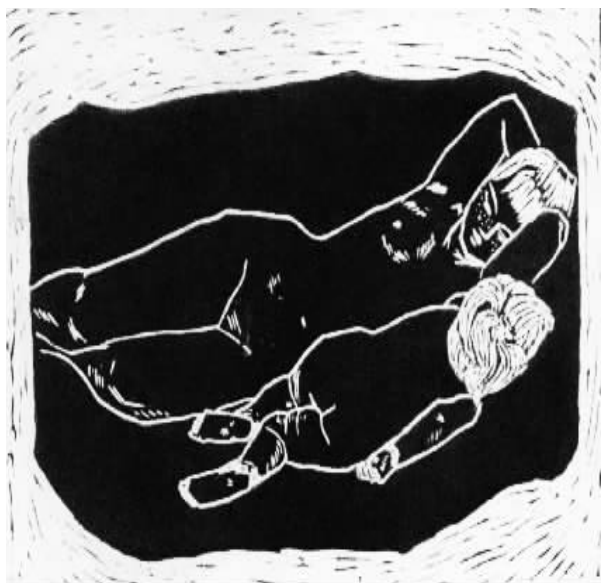
青春

面朝大海

假日出游时,女儿认真地问我:“如果我可以不长大,爸爸妈妈你们可不可以不变老?”记忆里似乎也有过这样的片段。幼年时,我总是牵着母亲的手,或是坐在她那辆满是锈斑的凤凰牌自行车后座,随着母亲去菜市场买菜,之后送我上学……一年、两年、五年、十年,路边的繁花依旧,时光却已阑珊。

现在的我与母亲一起坐在车后座,安静地望着车窗外一枚枚掉落的梧桐树叶。深秋的梧桐,旧了瘦影,老了光阴,消失了喧哗,在不言不语中默默地见证着两代人逝去的青春。青春不再,如果额头终将刻上皱纹,我们可以试着不让他刻到心上。一颗宁静而不颓唐的心,是青春给我们的永远的礼物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

木刻《和平》【俄】哥·萨哈罗夫

流浪的丝瓜

□胡进升

乡下园子不大,各色蔬菜挤挤挨挨,俨然微型社会:白菜是喧哗的学生,辣椒是饶舌的妇人,南瓜是墙根边打盹的老者……菜园之外,丝瓜像马背上的放牧少年,过着流浪生活。

在村头地角,乡亲们通常会栽种丝瓜,让它顺着杂树、铁塔或围墙,爬藤。丝瓜不计较起点高不高,舞台大不大,只顾一路开花,直到结果。

我从小对丝瓜汤情有独钟。黄瓜太多,吃着吃着就腻了;苦瓜太苦,叫人停杯投箸不能食;只有丝瓜蛋汤简约得像一场美好的邂逅,风过无痕,却回味无穷。

池塘边,布谷鸟唤醒小土堆上的丝瓜苗。母亲挑来的一担基肥,是它们去往未来的全部盘费。冬瓜看上去有点懒散,包菜过于淡定,相比之下,丝瓜像纯情诗人所说:既然选择了远方,便只顾风雨兼程——清晨,它附上灌木,黄昏,已经攀上梓树。

在树下钓鱼时,我嫌丝瓜藤碍事,往往野蛮地扯断触须,

随手挂在一边。母亲打抱不平:它又没招惹你,你可以去对岸嘛。母亲有心,丝瓜无意。几天后,另一支藤蔓悄悄地伸过来,覆盖了盛夏的创口。

也有丝瓜随着歪斜的杨树,垂至水面,看上去像玩杂技一样惊险。丝瓜架下好乘凉,青蛙、蝴蝶、知了、蜻蜓,叫的叫,飞的飞,不亦乐乎。一条草鱼跃起,咬住丝瓜,也许嘴滑,丝瓜反弹回来。突然,另一条大鱼破水而出,连瓜带藤拽入混沌世界。巨大的漩涡中,小丝瓜浮浮沉沉。

乌桕叶落满塘时,丝瓜在风中老去,藤蔓用尽力气,描绘出一幅苍凉的写意古画。天色将晚,燕子贴着树梢悄然南飞。农闲时,母亲将发黑的丝瓜摘下,瓜瓤放在厨房,种子留给春天——明年的丝瓜,会在大塘冲、邱家山、人工渠边和举水河畔,爬得更高,走得更远。

有时我想,自己不正是在母亲种下的一颗丝瓜吗?我自老家出发,从武汉到北京,又从广州到苏州,流浪了半个中国,可我的根还在故乡,那条叫乡愁的藤蔓,把我和故乡紧紧相连。